

像小泰斯爾託國俄



現身說法

說部叢書第三集第五十三編

卷下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現身說法卷下

第一章

余自尼柳道夫交往以後。而眼力性情。較前爲異。恍然於人生之。事。純從道德中磨治始成爲全人。顧在有心人爲之。亦屬易易。此時余已十六。爲弱冠之年矣。而塾師仍時時督余功課。遂預備以入大學。入大學非吾志也。余於功課以外。則靜坐馳思。有時則練習體操。冀後來得躋於壯士。有時往來於複室及客廳之中。似習余之步武。亦或臨鏡自照。覺己之儀表。不逾中人。視貴族之尊嚴。與通人之穎異。皆無所肖。且笨鈍近儻荒也。若以膂力軀幹而言。雖年主六。無異壯夫。然余自視。仍成荏弱。其尤怏怏者。雙手雙足。

皆厚而多肉且巨。

第二章

方余與考大學之年。時爲春初。是年耶穌復生之節。按曆竟在四月。余考期卽在節後之第一日。余遂極力預備。是日春氣才蘇。餘雪已融。道左溝中。漸聞水聲。冰筋挂簷。亦久化矣。草茅漸漸敷綠。余以盛年。值此時。會不期。精神爲之勃發。一日侵晨。余臨窗外盼。手中方執代數。就黑板上溫習。袖口襟間。皆霑白粉。而尼可來挽袖。就窗間拔取故釘。余方凝思。而拔釘之聲隆隆。心已弗耐。落想卽誤。悟而拭之。而粉筆落地可二次。手上如受白堊。覓取海泡自拭。亦不可得。方鬱抑間。而拔釘之聲。仍隆隆不已。余遂輟而不作。徘徊於室中。旣而又思。此何必慍。卽爲和藹之容。向尼可來曰。尼

可來。我來助爾。心固不懌。仍遏抑而下。之時。巨釘已漸動。仍不能力拔而出。余思非助力不可。遂把尼可來之手。力引此釘。釘出而玻璃之格亦動。余曰。此格將焉置之。尼可來曰。公子勿動。吾自能了此。余驚其孟浪。尼可來曰。吾防碎此格中之玻璃。余曰。無傷。竟舉之而下。謂尼可來曰。焉置此。尼可來曰。置之樓上承塵之中。余舉格時。亦微覺其重。然欲自劬其身。故亦甘爲之代勞。置格以後。余再歸書室。而尼可來已汎掃灰塵。都盡玻璃。已去空氣。撲入神爲。爽然聞街上人聲。嘈雜而院中好鳥應時而鳴。一一入耳。余縱觀似萬物皆勃勃有生氣。風入時。余代數之本爲翻過數葉。而尼可來之短髮爲風所扇。亦飄飄而動。余臨窗而坐。生機盎然而草綠如羈。雪積新溶。變爲細水。爲日光所射。瑩然動目。而花亦漸萌。

其新藥。余忽恍然如此。韶光亦我。屢經何由不悟。卽自謂曰。以上種種。均吾罪孽以後。種種均吾樂境矣。此時心緒與前此幾判兩。人幻想。既深。竟枯坐。不會一動。大類盛雨之中。兀然而睡。迨雨止。日出。萬樹如沐。綠縵動。人蟲鳥之聲。四合。陡覺春光明媚。胡乃以渴睡了之。此時覺悟。情境正復如是。

第三章

一日余自思前此所爲。法宜懺悔。後於每逢禮拜日。必至教堂。且每日必莊誦聖經。至一句鐘之久。想既入大學。必有月錢。當就月錢抽取二盧布。賑卹貧窶。所謂貧窶。非行乞之人。必自蓬門窮巷中。覓取無告之病嫗霜雌。方爲實惠。尤當自掃淨室。勿令侍者執役。侍者亦爲人子。正如我之託生人家。何爲苦之。且赴大學。必徒

而不車。卽得車亦必賣之。用此以施。且百事謹慎。動必中要。卽堂中功課決不取具。臨時亦預籌爲數日之備。則成就必速。甲年已備乙年。乙年又備丙年。則三年之功立屆。至十八歲時畢業。得博士文憑。後來卽爲俄京之人物。不特俄京。且欲揚名於歐西矣。旣又復思。畢業之後。究其所以得名處。旋卽大悟。曰。驕哉。理宜懺悔。勿生妄念。爲切要計。當習靜於麻灼山。以習功課。挾書數卷。餽飪數枚。距樹下。且讀且吹。或彼人_{之言美心中也}所變。聞聲而慕。余必至而問曰。爾爲何許人。余則答曰。我牧師兒也。好靜而惡曉。故屏居於此。彼卽與余引手近坐。吾側。於是每日相見於樹下。成爲膩友。則可接其吻矣。思及此。復又警戒。曰。是安可思。後此當目不斜視。方爲正士。今後亦不過女僕之門外。且更三年。可以自主。行娶亦未

爲晚。於是仍練習體操。一至二十。則較鸞拋當更勇健。鸞拋者體

操之法。第一日以單手舉半鋪得斤名。可五分鐘。明日卽舉二十

一鋪得。三日增至二十有二。於是逐日增重。則能任重矣。以上均

余空中之幻想。而少年人亦咸有此病。惟其切要者。在論娶名姝。

其美必如莎尼卡。始稱其操作。則當如麻司册及着衣之稱。體珠

鑽之輝映。又當如前此所見於劇場之貴婦。此爲余之第一願。其

次當令全國之人咸知名。而垂愛一聞美叩林之名。必震悚。失次

斯爲得矣。又次。又常交佳運。勿落蹇途。又次。則願全忘前事。所履

行均一垂新之世界。

第四章

是年之春。吾父恆不家居。偶爾家居。則興致無藝。或操琴。或雅謔。

知卡登他惡蜘蛛。則故執其蟲以震嚇之。其待吾友達伯考夫。及尼柳道夫。亦加以顏色。常告余以後來之計畫。然吾父之計畫。必逐日而改。而柳褒加聞之。尤津津有味。父曰。將以余兄弟。留學墨斯科。身則攜柳褒加。至意大利居二年。尤在克來迷亞。賣田築別業。夏至避暑其間。迨吾兄弟畢業後。全家移居森彼得堡。此外。尚有一事。頗以爲疑。父之衣着。較前爲入時。動必加以香水。聞常至一女士家。此女士亦不知何名。但聞女師時太息曰。傷哉。孺子汝輩。失母可悲也。後此聞尼可來言。吾父於去年冬間。縱博大勝。得金錢無數。遂決計不賭。欲避歸村間。以絕賭之根株。遂不待余之赴考大學。乃挈余妹柳褒加。及女師與卡登他。同向斐士魯司叩而去。留余兄弟於此。守其故宅。決以節後行。時倭老地亞與達

伯考夫。交誼日密。而尼柳道夫。則漸與吾兄落寞。余從倭老地亞。及達伯考夫。傾談時。得其旨趣。則意在縱飲嗜香檳如命。日必同車。至其所愛女士之樓前。瞻望顏色。其跳舞亦非復童時之格式。余所行爲。遂漸與倭老地亞。睽隔時。卡登他年亦漸長。閱小說無數。余觀其狀。不久將嫁夫矣。而倭老地亞神宇間。頗藐視卡登他。而卡登他之視倭老地亞。亦至落落。卡登他長日無事。但凝坐觀書。偶有生客至家。則卡登他。恆流波送睽。狀態至嬌。動人。無人則仍寂坐。余後此細詢其故。卡登他曰。凡爲女子。必如是始足生人憐愛。而余私念。則轉以爲劣。無足動人者。柳褒加亦已着裙。然尙有穉氣。遇不悅事。卽發聲而哭。前此欲嫁馬隊之官。今則變調。欲事音樂家。藉以自課。昭羅木知余將赴大學。知不久於吾家。預

覓館一伯爵之家。用爲餬口之計。神宇間亦含逝將去汝之意。且時時外出。無事則噫氣作響。至女師亦漸解體。似吾輩各已長成。彼不能再行戀棧。是日余至餐室。見昭羅木及女師與柳褒加卡登他同飯。吾父適外出。而倭老地亞方溫舊課以應考。遂令侍者將飯入其室。邇來同飯。均女師首座。願一經其人首座。則舉座無歡。遂亦草草而畢。此時余於飯後亦稍飲酒。飲後卽出。狀甚自由。吾家自祖母見背。家中聚飯。旣無肅穆之容。亦寡歡洽之趣。卽較之村居時。亦漸少情趣。記吾少時吃飯後。必先盥嗽易衣。笑悅騰蹕。聚於客廳。以待侍者傳呼。今乃不可復得矣。遂記紀綱之僕。搗鐘而浮加已至客廳。謂吾輩曰。飯陳矣。衆魚貫入堂。人人歡樂。但聞革履之聲。橐橐然。衆以次就坐。及至墨斯科。則又不然。臨飯時。

衆爭立侍以待祖母。加雷洛卽入告祖母。門開。祖母曳長裾出。有時微笑。有時顰蹙也。祖母旣入。加雷洛端坐榻。祖母坐定。衆坐待。祖母動其刀叉。先上羹湯。以次分遞。禮儀彬彬。然今則悄然無歡矣。座中所談。均女師及昭羅木作閒談。所談均瑣細不足錄。謂某教習所著履。不中於時趨。或某女士之衣着。寬狹咸不中度。此皆余所厭聞。然余禮重柳褒。加及卡登他。則亦陽爲美悅。實則不置於心。柳褒加忽授我以紙上書。以上之過失。余以爲書之紙上。不如印之於腦中之爲佳。余批讀竟紙後。遂登樓告昭羅木。將細疏往過。待牧師來時懺悔。然距牧師來時尙一點有半。余亦出紙細書。後來宜行善事之表。

第五章

余方展紙作表。以墨界爲烏絲之闌。乃不得尺。遂用字典代尺。以筆界之。紙上顧爲墨瀋凝滯。且字典尺寸絕短。不能竟紙而止。表遂不成。思仍用字典代尺。至字典盡。則引而長之。使滿其尺寸。經線既成。乃作緯線。作三闌。第一闌書應爲之事。第二闌則用以接物待人。第三闌則對越上帝之事。既而又思。吾應爲之事。既有大綱。宜標細目。既見一紙莫罄。則另出六紙。訂爲小本書。其封皮曰。應世之規則。然而應世之事。其細如牛毛。胡能遽徹。且所題之字。亦未佳。然其構思則美。落紙則劣。此又何也。正欲書時。尼可來入言。牧師至矣。請公子下樓。余卽藏其本。自照其鏡。分掠鬢髮。卽至內室。中有巨案。上列聖像。陳蠟燭。用備懺悔之用。方余入時。而吾父亦自他門入。牧師髮白。人已篤老。一見吾父。卽爲祝福。吾父則

俯親其手。余亦親之。父曰。倭老地亞安在。呼之使前。旣而曰。彼白至學校中行禮。卡登他曰。倭老地亞在親王許。語時視柳褒加。柳褒加顏色忽變。匆匆外出。余隨之行。至客廳上。柳褒加於原書紙上。復加數語。余曰。爾又蒙新過矣。柳褒加色頰言曰。未也。正於此時。聞尼柳道夫。方與倭老地亞告別。余復與柳褒加同入內室。卡登他曰。汝無論何物。皆種愛根。余亦不知吾妹所犯何過。然觀其狀。似驚惶欲淚。且恨且慍。卡登他。卽曰。汝誠外國之人。而卡登他平日。最惡此言。以爲奇辱。柳褒加曰。汝特意侮我。此豈謔浪之時。卡登他忽問余曰。美叩林。汝知所書者爲何語。彼所書者。句柳褒加怒曰。吾乃不知汝之生人厭惡。一至於此。語後復出。迴顧曰。汝直引我納於罪罟之中。將來爲上帝所怪。吾不能爲汝伸雪。

第六章

時懺悔之儀已具。牧師誦經。先爲禱告。萬聲皆寂中。牧師曰。爾輩有何罪孽。幸見示勿隱。一經洗宥。則魂靈清淨矣。果爾潛隱不告。則罪且加甚。余輩聞時。而敬禮之心。愈虔愈慄。第一認罪者爲吾父。卽入旁室與牧師小語。衆立候於外。細商何人當續入者。卽聞牧師爲父禱告。且出。行時作嗽聲。出亦不視吾輩。父謂柳褒加曰。汝入自承其罪。且微掐其兩頰。柳褒加面赤如血。卽自襟間出其引過之紙。其狀如受重笞。卽俯首入室。厥狀甚恐。少頃卽出。氣咻咻如不勝其病楚者。已而卡登他入。出後敍次及余。余入視燭光。瑩瑩。牧師見余入時。則面相嚮。余遂自述已過。出後泰然自謂爲新人。似經吾目所觸者。物皆如故。而余心如重履。新世界怡悅幾

不可以言語形直至睡時始止。既睡復覺。自念舊染已懺。從此廓然無累。既而又思。尙留一眚。未告牧師。似耳旁牧師諄諄告曰。汝有宿愆。不妨宣示。匿之適以滋戾。余於是重復省省而憂。因思吾不明告。罪孽尤大。似此隱慝。一爲上帝所知。則罪譴將立及。於是毛髮悚然。恐乃愈甚。忽又思及一事。明晨卽赴教堂。告之牧師。罪或可逭。思及於此。心乃釋然。

第七章

是夕旋睡旋醒。防己失晨。迨六句鐘。余之衣服已竟。而窗上甫辨色耳。余並未盥嗽。且未禱告。已出街上。此爲余第一次。不待而自出者。仰視日尙未出。春寒猶甚。手面皆微皴。余本欲得馬車以赴教堂。四盼不得一車。但有敝車。尙有一二工人。徐行而相語。余行

可一千步以外。始見男女無數。以筐赴市。亦有取水於井者。並有呼賣餽飪之人。而麵包之肆已開。余至巫巴司欺門。始遇一馬車。御者尙假寐於車上。余令引至教堂。御者言。當得二十考批克。既而自愧其多。則又自改其口。余將登車。御者鞭馬。馬竟不行。御者曰。吾馬尙未秣也。余曰。吾以四十考批克與爾。尙不行耶。御者曰。可。余少不更事。防其引至僻處。刼剝吾衣。心頗慄慄。此時車已上道。余視茵褥。與御者之衣同色。因思行刼之事。或不至此。日輪既上。射諸教堂之塔。燦燦生光。唯樹葉之上。似霑微霜。門外積水數湫。馬蹄踐之。而過。旣入廟門。首遇一人。卽問上座安在。此人聞余問牧師。卽指一斗室曰。師在彼中。余與爲禮後。視廟中開士。人人視余。余自揣旣非丈夫。復非孺子。若云丈夫。則穉氣尙存。若云孺